

## 友善、細心的骨科醫生——陳沌吉校友

這天，當我們抵達醫院時，夜幕已垂，星光點點。一行數人先戴上口罩，在醫院門外等待這次的訪問對象——陳沌吉醫生，現於將軍澳醫院任職骨科專科醫生。

不久，一位身穿綠色手術衣、架著眼鏡的中年男人從扶手電梯的頂端出現，並向我們招了招手。在昏暗燈光下，陳醫生濃密頭髮中夾雜了幾絲白髮，使他顯得嚴肅，令人不期然緊張起來。隨後，他帶我們到達會議室（這次的訪問地點），還為我們準備好茶點，令我們感到驚喜之外，也深感他的友善和細心。閒聊一會，訪問隨即開始。

當我們問及陳醫生自當醫生以來，有沒有遇上遺憾事時，氣氛頓時凝重起來。陳醫生望向遠處，回想著說道，曾經在醫院裡重遇一位多年沒見的同窗，然而再見面時已變成醫生與病人的關係。那位同窗患上骨癌，病情嚴重至已非人力可為，不久便病逝。談及此處，陳醫生的神情不期然地起了變化，也許是燈光的影響吧！他眼中彷彿泛著淚光。同窗的離世，相信是他當醫生的生涯裡的最大遺憾。

作為醫生，他除了時常體驗死亡的無奈，更難過的是要向病者的家人交代。當病人無藥可醫，醫生需要妥善地向病人道出病情；遇上病人逝世，也要通知其親友死訊。陳醫生指出，即使醫生已經盡力，有時也會遇上把親人的死歸咎於醫生的家屬。有一次，陳醫生要在家屬面前宣佈病者死訊，家屬群起圍著他，情緒激動。奈何是陳醫生並沒參與該病者的治療，只是被別人推去做這苦差。陳醫生重提此事也不禁苦笑。

談到他大學念醫科的趣事，他說最困難的是要牢記生字和解剖屍體。牢記生字之苦恐怕眾人都有體會。而當學習上遇到難題時，他也會和同學一起面對和解決，所以不算十分艱苦。然而，解剖屍體的經歷卻讓我們感到新鮮。大家不禁七嘴八舌地分享自己上解剖課時的經驗——解剖牛眼、豬肺、白老鼠……，相信陳醫生也曾在生物室解剖過豬心吧！

光影交錯，眼前的醫生形象漸變得朦朧，一位堅樂學生的輪廓浮現——陳醫生在堅樂渡過他的中學時代，無論是平凡，是驚喜，一一都在陳醫生的人生中留下了絲絲痕跡。老師、舊同窗、舊課室，再次呈現陳醫生的眼眶中。



少年時的陳沌吉



骨科醫生 陳沌吉 1991—S.7

